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武则天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张居正全传

目 录

第一章	新星璀璨	(1)
第二章	仕途多彷徨	(20)
第三章	荣进之路	(38)
第四章	顾命大臣	(56)
第五章	曙光初现	(72)
第六章	孤独申辩	(90)
第七章	内阁权柄	(109)
第八章	身当大任	(126)
第九章	江楚第一家	(143)
第十章	整饬风化	(162)
第十一章	驿递新规	(176)
第十二章	意外打击	(193)
第十三章	时机未成	(209)
第十四章	元老风度	(224)
第十五章	夺情风波	(239)
第十六章	治黄大业	(261)
第十七章	马背上的内阁	(277)
第十八章	神宗长大了	(294)
第十九章	巨星陨落	(311)

第一章 新星璀璨

嘉靖十九年。这年的气候特别怪，依照往年，江南一带在四五月份就是梅雨季节，一年的大部分雨水都在一两个月内集中而至，到夏末秋初就应该艳阳高照，天高气爽。可是今年从一开春就燥热难当，滴雨未至，遂使整个湖广大地干旱成灾，许多庄稼都被旱死，有些地方竟颗粒未收。可是官府和朝廷的赋税并不减少，做官的老爷才不管你是旱是涝，只要能按期收足税粮，他们就有升迁的希望，更何况自己还要留足私房，以备万一什么时候官运不通，也好以此度过余生。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句民谚几乎成了所有文职官员的座右铭，所以整个湖广大地，这个闻名天下的粮仓福地，在嘉靖十九年竟成了饥荒灾区。大批农户拖家带口，迁往他乡，寻求生路。那些安土重迁勉强留下来的本分人家，实指望入秋能风调雨顺，好稍稍补贴一下饥饿难当的肚子，可偏偏天不遂人愿，刚刚入秋，当庄稼人打算趁天气晴朗整田插禾，播种小麦之际，苍天就像专门跟这些不幸小民作对似的，下起了绵绵雨。起初还是忽雨忽晴，到后来干脆一下半月，遂至江河泛滥，土地被淹，人们残留心中的那一线希望终于被这无情的阴雨彻底浇灭了。

在从湖广省城武昌通往安陆县境的小路上，一辆牛车正缓慢地走着。这是一头年老体弱的黑牛，它平日强壮的肌腱因为主人没有粮草而渐渐萎缩了，除了肚腹间还残存着松弛的脂肪皮层，背上已是瘦骨嶙峋。现在，这头精疲力尽的黑牛正在主人越来越频繁的皮鞭催促下，吃力地赶路。由于连日阴雨浸透了厚厚的土层，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一脚踩上去便“扑哧”作

响，细细的江南雨不停地落在它消瘦的身上、脸上，顺着它的鼻梁、眼角流下来，有的竟浸入它的眼睛，弄得它不住地眨眼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在牛车的车厢前面，一位面色黝黑的老农，头戴笠帽，身披蓑衣，焦急地催赶着他心爱的牛。这种天气，他本不愿意赶这泥泞的乡路，他的老伙计已经有半月多吃不饱肚子了。看着和自己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的伙计累成这样，他也于心不忍。可是身后这位相貌俊秀的年轻官家愿意出十两银子，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用这十两银子他可以再买五头牛，可以买全家四口两个月的口粮，看来他一定是有急事，他想。老朋友，别怪我老头子，等这趟差事完了，我给你买上等的草料，咱们休整半个月再干，他冲前面的牛伙计嘟囔着。

车后简陋的车篷里，端坐着两位少年，一位眉清目秀，气宇轩昂，身穿蓝色棉布夹层长袍，头戴拱顶相公帽，浑身上下显得干净利落，纤尘不染，另一位身穿粗布衣衫，显得机灵异常。他们正是刚刚中举的荆州少年张居正和他的书童游七。此刻，居正眉头紧锁、心事忡忡，许多年轻秀才梦寐以求的中举丝毫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愉快，他要日夜兼程赶到二百里以外的安陆县，去拜见正在那里督工的大司寇顾麟。从知道考试结果的那一刹那，这个打算就在他心中出现，而且就像耽搁了今天就再也见不到他似的，没有作片刻停留，马上动身，尽管他身上只有十五两银子，还要赶回荆州，却还是毅然拿出十两雇了这辆牛车。游七在旁忍不住提醒他：“少爷，五两就不少了！”居正没有说话，把银子塞到老农手里，他知道现在民间的疾苦和饥荒。

路途遥远难行，又加上阴雨不停，估计要到后天才能赶到安陆县。少年居正一时无事，不免坐在车里看起外面的风景来。天空灰蒙蒙的，田野里空空荡荡，寂寥无物，一望无际的湖广大平原此时正浸泡在一片水泽之中，细雨落在上面的雨篷上，刷刷拉拉，如

泣如诉。哎！居正长叹一声，一种无法自抑的忧伤之情充溢心间，三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嘉靖十六年八月，年仅十三的张居正信心百倍地到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谁不知道他是荆州闻名远近的少年才子？他两岁识字，五岁就能背诵《论语》，八岁便出口成章，十二岁得中头名秀才，区区一个乡试又有何难！那时的居正想到自己辉煌的经历和家人的期望不禁飘飘然，以为中举轻而易举，便在试卷上纵横捭阖，任性发挥了一通。谁知成绩公布，榜上竟然没有他的大名，年少狂傲的他立即想到自己被主考官督学御史冯坤冯大人陷害了。他当即跑去找冯御史论理，而且出言不逊地说他“营私舞弊，愧受皇恩”，不料冯御史竟然毫不生气，还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内厅，那里正端坐着一位体魄魁梧、面容可掬的慈祥长者，乃是湖广巡抚顾麟顾大人。原来，居正的试卷正如他自己所料，果然文压群儒，理应得中头名，是顾大人让冯御史把他撤下的。居正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鲜花遍地、碧空如洗的武昌城里那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顾大人为何无端使佞，陷害学生？”

“贵公子何以说老夫陷害于你？”

“为人父母官，领受皇恩，理应秉公视政，无端干涉冯大人份内职权，撤换学生，阻挠学生功名，不是陷害是什么？”

居正越说越激动，竟有些咄咄逼人了，“大人可知当今朝政不明，国运不兴，民不聊生，恶人当道，症结何在？只在言路不畅，选才失度，遂使有志者无以报国，有才者不得重用，有志有才者远离圣明，遂使蝇营小人媚上欺下，凌厉百姓。大人身居高位，可知民间疾苦，苍生艰难？”

“老夫略有耳闻。”

“大人可知我大明朝自太祖洪武以来，一衰再衰，所为何来？”

“老夫亦有浅见。”

“那又为何侵权干政，枉命徇私，命冯大人排挤我呢？”

居正正值风华少年，还不知阴柔之道，他心中只有从圣贤那里得来的教化，只有理想社会的规则，只有少年志气。在嘉靖年间，官场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说区区一个举人名衔，就是朝廷命官，达官王爵，也可以公开拍卖，政界升迁谪调，无不以贿赂银两多少为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平民百姓谁敢逞强论理，只好忍气吞声，小心度日。偏偏居正自幼嗜书如命，整日沉浸于道德典故之中，哪里知道官场中的微妙？要是碰上一个飞扬跋扈、欺凌百姓的主儿，居正这回必定闯下大祸，不但自己难逃官司，就连家中父母亲戚，也会牵连受累。可居正这回吉星高照，正好遇上了名震湖广的清官顾麟和爱惜人才的御史冯坤，这二人知交深厚，在政见和性情上也多有默契，那日一见居正的文章气度恢弘，思路清晰，论理精辟入里，更为独特的是居正一改当时咬文嚼字、不务实际的清谈之风，不媚俗、不矫饰，于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大家风范，不禁喜爱有加，等查过考生名册，才知这个名叫张居正的考生只有十三岁，不禁大为惊讶。冯御史对顾麟说：

“此子乃将相之才，顾大人以为他比贾生如何？”

贾生就是贾谊，是汉朝宰相，辅佐汉文帝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贾谊自幼聪敏好学，十二岁便有宰相之志。顾麟回答说：

“贾生不如他。”

“顾大人以为此子文略当获头名吗？”

“本官以为此生文才超俊，理当中头名。不过，少年得志易轻狂，不如此次暂不录取他，也好让他头脑清醒，小受波折，日后前途定不可限量。”

“顾大人的意思是故意让他落榜，以激其奋进？”

“这是冯大人的职权，你自己决定吧。”

虽然最后冯御史采纳了顾麟的建议，但是顾麟的心中并不轻松。这毕竟是全省三年一度的乡试，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这样的决定自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一看居正在堂堂一省巡抚面前竟然毫不畏惧，伶牙利齿，出口成章，除了对这个文才超卓的少年愈加喜爱，对自己的决定不免增加了几分信心。他礼貌地邀请居正坐到书案前：

“公子听老夫解释。公子认为应当造福天下吗？”

“学生以为应当。”

“公子认为应当如何造福天下？”

“掌握大权，领受圣命，驱除奸佞，推行明政。”

“公子认为怎样才能掌握大权？”

“严于律已，刚正不阿，勤勉视事，秉公执法。”

“依公子之见，既然皇恩浩荡，为何国家日趋衰弱，民间日趋贫困？莫非天下只有公子一人通读圣贤，德行至上，满朝文武百官都是蝇营败类，无恶不作吗？”

“这——”十三岁的居正没有了刚才的怒气和盛气，回答不上来了。

“依老夫之见，当今时弊、乃圣恩不明，法度不行。圣恩不明则奸人兴，法度不行则国家乱。老夫为官多年，曾见无数风发学子，少年得志，然品性未定就入官场，不几年就忘记远大志向，与恶人同流合污；纵有耿直忠男志士，却因不知阴阳，不通变术，不久也遭人陷害，不成建树。老夫让冯御史阻你中举，实因老夫怜惜你才华俱备，广拥天资，乃匡世救国之才，不愿国家栋梁早早成名，忘乎所以，毁了一生，也不愿你不通就里早入官场，被人排挤。但等你心性渐熟，阅历渐多，志向渐定再就仕途，才能前途远大，实现你的恢弘大志呀！还望公子体谅老夫一片苦心，多多自重才是！”

顾磷一席话，让居正茅塞顿开，不禁对顾磷钦敬不止，他赶紧离座，伏身叩拜：

“大人一番教诲令学生耳目一新，想学生意气有过而智用不足，定难担当国家重任，日后学生定当谨记大人教诲，尽心磨练，不负大人点拨之恩。”

三年过去了，居正终于得中举人。三年以来，顾磷的教导时时萦绕耳畔，顾大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智慧每每在他忘形之际令他清醒，也让他开始在圣贤之书以外体察民间疾苦，研究历史阴阳变故。而今，十六岁的居正已是一个少年老成、颇有城府的青年了。他那略带稚气的脸上时时布满忧郁之色，那是当他看到生民涂炭、民不聊生、国势日颓时由衷的焦急。圣贤的教诲和历史的教训令他成熟，勤勉不辍，时时自励令他通达。而所有这些，没有三年前顾大人的谆谆教诲又怎么可能呢？因此，他中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去拜谢，表达三年以来时时萦绕于怀的钦敬和感激之情。

居正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浮想联翩，忽听得前面赶车的老农“吁——”一声轻喝，牛车停了下来。“老人家，怎么回事？”“回公子，前面有人挡路。”居正和游七急忙下车看个究竟，原来有一帮人正聚集在泥泞的路上，本来就不宽的乡间小道被挡得严严实实，牛车过不去了。距离此处不远处是一个破败的小村落，几间年久失修的茅草房正浸没在蒙蒙的细雨中，在阴晦的天空下显得更加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在他们身后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直通到寂寥的天边，雨幕的后面，雨水早已淹没了路田的界线，要不是有稀稀拉拉的小树做标志，几乎看得出来这是一条路。一位身穿铠甲，手拿皮鞭的军官正冲着几个军士和十几个衣衫褴褛、冻得抖抖索索的农夫训话，一位浑身血肉模糊的农夫正蜷缩在路旁的泥水中，只见他双手抱头不动，好像已经昏死过去，军官拿皮鞭朝地上

的人一指，声色俱厉地说：

“各位，你我都是大明天子的臣民，服役交税，理所应当。现在边境告急，国家有难，我等需要火速赶赴边境，保卫国土，似这等拖拖拉拉，行动迟缓，什么时候能到达？若再有故意延迟，行走不力者，莫怪兄弟我不客气，这位仁兄就是例子！”

军官名叫王勇，本是安陆县王家村人，自幼顽皮任性，不学无术，十七岁那一年，正赶上鞑靼叩边，便应征入伍，吃起军粮来。凭着一身贼胆横肉，在军队里倒也吃得开，不久便升任营官，号令一百二十号人，得意非凡。这次边境告急，征集兵役的圣旨下到各省，令各巡抚火速督办，王勇便被派到家乡安陆负责解送兵役。本来明朝的兵户大部分都集中在边境沿海，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到内陆产粮区来征兵，无奈随着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滑坡，军备也日趋荒废，在役士兵纷纷逃跑，导致兵源不足，只好把征兵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明朝的兵役户籍是世袭的，一家如果先代是兵户，那么这一家世代都是兵户，开国皇帝洪武本来是想用这种制度保证兵源，但是随着国家日趋衰败，户籍管理早已名存实亡，许多兵户为了逃避兵役，纷纷篡改户籍，有的干脆成了无籍黑户；那些在户籍册上还能查到的兵户也因为今年的饥荒无法支撑，大半已逃离本土，所以王勇此次只征集到十几个人，还不知道回去如何向上司交代，升官晋级的计划恐怕就要泡汤了。更恼人的是这倒霉的天气，连绵雨一下就是半月，搞得人人心情郁闷，精疲力尽，算算交差的日期将近，耽误了军机大事，他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这几天他的脾气特别火爆，稍不如意就对民夫拳打脚踢，刚才那位民夫因为饥饿无力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就被他一顿毒打，昏死过去。

这时居正和游七已经来到跟前。居正一看这帮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民夫，一股怜悯之情一下子涌上心头。这都是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十六岁的少年还无法经受这样的残暴和刺激，他脱

下身上的蓝布棉袍，轻轻地盖在蜷缩在地的民夫身上，看着他冻得发紫的面庞，居正的眼睛湿润了。他强压住心头的愤怒，却压不住少年的耿直意气：

“人人都有父母乡亲，大人何以出手若此？”

王勇正觉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见有人送上门来，而且是两个年幼书生，细皮嫩肉，不免愈发肆无忌惮：

“老子奉湖广巡抚顾麟顾大人之命催解民夫，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敢来质问老子吗？”顾麟正在安陆督工，何曾让他残忍至此，这小子在拉大旗作虎皮。

“天理昭彰，人皆有不忍之心，在下不过是看不下去而已。”

“什么？看不下去？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看不看得下去！”说罢，一个箭步跳将上来，举起手中的皮鞭就要动手。

“慢着！”游七一看居正要吃亏了，情急之下大喊一声。

“怎么，你也想挨打不成？”

“你可知面前站的是何人？”

“能是何人？大不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欠打欠揍的纨绔子弟，我王勇不怕这个！说罢又要动手。

“你可听好了，我家公子乃当今大司空顾麟顾大人的——”游七本来想说顾大人的朋友或相识什么的，好临时抱个佛脚，吓他一吓，也没指望会有多大用处。哪知这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营官大人，还没把话听完，就吓得把鞭子一扔，扑通一下跪倒在泥水中，那西瓜般滚圆的头颅捣蒜似的磕个不停，嘴里一个劲儿地说：

“哎吆！顾公子饶命，顾公子饶命，小的有眼无珠，不知顾公子驾到，刚才小的一时鲁莽得罪公子，万望公子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饶过小的一命，公子——”

“好了，好了，要不是我及时告诉你，这一鞭子下来，你家祖宗三代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莫说你一个小小兵卒，就是朝廷重臣，见

了顾大人也得礼让三分！”游七一看他把居正当成顾磷的儿子了，干脆顺竿往上爬，狐假虎威起来。王勇一听，更加诚惶诚恐，湖广大地谁不知顾磷的大名，他任湖广巡抚四年，刚直不阿，忠正爱民，深得百姓的爱戴，那些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一听顾磷的大名，无不心惊胆战，谈虎色变。王勇知道顾磷正在安陆督工，又见这位年轻人仪表堂堂；气度不凡，所以对这个顾公子的身份深信不疑，平常人家的孩子谁敢对他这么说话？居正一看事已至此，只好将错就错：

“起来吧。家父一直教导要仁厚爱民，你我都是父母所生，对待乡亲父老理当尊敬。大雨泥泞，天气寒冷，他们又食不果腹，想必不是故意拖延，你不要过分催逼！”

“公子吩咐，小的一定照办。还望公子念小的有眼无珠，饶过小的这一回，不要在顾大人面前提起，不然小的就没命了。”这本是奴才的本性，他们自己是奴才，便把别人也看做奴才，他们平时受人欺压，没有尊严，便想方设法欺压别人，让别人也丧失尊严，以此来平衡自己被压抑的自我，抵消被折磨的痛苦。居正知道大明天子的脚下正聚集着这类奴才，帝国的版图上正横行着这类走狗，自己纵有五尺之躯，满腹经纶，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只好半是威逼，半是利诱，以免惹恼了这位武夫，等自己一走，这帮平民百姓又要受苦。

“有过知改乃俊杰。我看你气宇轩昂，前途无量，就不和家父讲了，不过，希望你多多积善德，累仁义，不然的话——”

“是！是！小的一定铭记公子教诲。公子大恩，小的日后一定肝脑相报！”

“快把这位民夫抬到村子里调治，其他人等也好顺便休息一下。”

“是！快！快把他抬到前面村子里！”王勇好像终于找到了立

功赎罪的机会,对居正的吩咐诺诺连声。这边民夫们早已纷纷跪下:

“我等感谢顾公子搭救之恩,望菩萨保佑公子升官发财,前程远大!”

说罢,众人抬起受伤的民夫,兵士们在后面跟着,忽忽拉拉地进到村子里去了。不一会儿工夫,就见破落的村庄里升起了袅袅炊烟,伴着蒙蒙的雨雾,在灰暗的天空下冉冉上升。江南的烟雨本是一种密不可泄的沉闷和压抑,在苍茫寂寥的中秋平原上,极目四望,除了零落的村庄和偶尔点缀其间的几棵绿树,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雨雾,给人无限的失落和伤情。居正呆呆地站在雨中,细雨早已浸透了他薄薄的衣衫,而他仿佛全然不知,这个意气少年的胸中,此刻正升腾起一股难以自抑的激动和豪气,他那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猛地摔一把脸上的雨水,冲游七喊道:“咱们走!”

牛车又缓慢地走在弯弯曲曲的雨路上,这是一条偏僻的小路,在这多雨的季节,布满了坎坷和泥泞。而在他们身后,刚才路过的村子里,炊烟正穿透乌云密布的天空,倔强地升起来,为这萧瑟凋零的世界增加了一点生机和希望。

这天午后,大司空顾麟心情郁闷;情绪不畅,正独自坐在窗前发呆。宙外雨水滴滴答答,没完没了,更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早早种下的一畦菊花还没有长出花蕾,就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打蔫了,此刻正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柔弱的枝叶,任凭淫雨蹂躏。最让他头疼的是,眼看期限将近,自己督建的皇陵工程却迟迟不能完工,本来打算提前完工,再回到武昌继续做他的湖广巡抚,现在饥荒遍地,民怨日盛,他真担心自己的后任,现在的巡抚把事情搞糟,那样局势就更难以收拾了。可这恼人的天气,雨水一下就是半月,帝陵的中殿不能封顶,他就只好待在这儿不能回去。要是能有几个得力助手那该多好,顾麟无奈地想,那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赶回武昌,也

可以放心地督建帝陵，可是——他只有一帮只知唯唯诺诺、畏手畏脚的庸才，可就是这些笨蛋，对欺压平民百姓，克扣手下工钱却无师自通。他一生气，曾经狠狠地整治了一批，可没过多久，情况依然如故，顾麟整日忙于公务，也就无暇再顾及这些了。这个名震湖广的昔日巡抚、现在的大司空对大事不乏决断，对自己身边的小人却无可奈何。想着这些恼人的事情，看着窗外阴雨不止的天空，顾麟的内心充满了无奈和焦急，不觉一阵倦意袭来，竟伏在案上睡着了。恍惚间又来到了武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十二三岁模样，眼里流露着乞求的目光，正有气无力地向他走来，咦？这不是那个聪明伶俐的荆州秀才张居正吗？他不是考中举人了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想起来了，是自己让冯御史把他的名字划掉了，才使他落到这步天地。顾麟心中不免充满了愧疚之情，赶紧奔过去，眼看就要拉住他的手了，却被一阵喊声叫醒了：

“老爷，老爷！仆人在一旁轻轻地推他。

“干什么！顾麟好端端的梦境被打断，好不恼火。

“老爷，门外有人求见。”仆人更加小心翼翼了。

“我不是说今天不会客吗？你没听见？”顾麟更加来气了，这帮无用的东西，搅得我连个梦也做不成。他想起现在乡试早该结束了，不知那个被自己挡下的张居正怎么样了，刚才的梦是不是说他这次没有被录取？那可真是我老夫的罪过。

“老，老爷，那人说是你的熟人朋友，说你一定会，会见。”仆人吓得结结巴巴，心中暗骂：我他妈今天是有病！明知这老头子心情不好，还揽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待我出去把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大骂一通，解我心头之恨。

“老爷恕罪，小的这就去赶他走就是了。”说完急急忙忙向外走，想赶快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慢着！”顾麟好像想起了什么，一种隐隐约约的期望使他喊住了仆人。

“那人长的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回老爷，是个年轻人，叫张居正。”

“什么？你说什么？”顾麟腾地站起来，一个箭步冲到仆人面前，两手使劲抓住他的胳膊，“你再说一遍！”

“回，回老爷，叫，叫张居正。”嘿！老子今天算是倒霉透顶了。仆人以为又在哪里得罪了这个脾气暴躁的老爷了，心里一个劲儿地叫苦。他还记得去年他的好朋友因为打了一个买菜的农夫，被顾麟打了十鞭子，赶回家种田去了，今天自己是不是也得卷铺盖滚蛋？

“哈哈！”顾麟突然大笑起来，“来人！”两个仆人应声而至。

“你，去准备酒菜，最好的；你，去收拾一间上好房间，快去！你，快去迎客！”顾麟兴奋地吩咐着，这可闷坏了刚才那位倒霉的主儿，他一边慌里慌张地向外跑，一边在心里嘀咕：这人有病？

居正的到来把顾麟几天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了。

“欢迎！欢迎！”

“顾大人一向可好？学生张居正叩见大人。”

“举人新贵光临本府，是我老夫的福气！你我忘年之交，我看客套就免了吧。”

“学生谢过大人。不过大人何以知道学生中举一事？”

“哈哈，旷世之才，区区乡试岂不易如反掌？这个老夫还不知道？”

“大人过奖，此次应试，仍觉才疏学浅，不能应付自如，日后还应当更加努力，方不负大人重望。”

顾麟见居正经过三年的磨练，已日趋成熟，心中不免感慨系

之：

“哎，老夫一句话竟耽误了你三年的功名，你不怪罪老夫吧？”

居正赶忙躬身下拜，情深意切地说：

“学生不敢。大人三年前的教诲无时无刻不在学生耳边，自闻大人教诲，学生才知天下有阴阳，是非有曲直。学生能有今日，全仗大人的教导，大人乃学生的再造父母也。今次乡试已毕，特地赶来拜谢大人。”

“公子太客气了，来，快请坐！”

“大人请！”

说来也怪，居正一来，连下了半个月的雨竟然跟着停了下来。徐徐清风从北方吹过来，阴云密布的天空被扯开了细细的一条缝，接着，这条缝慢慢拉长，变宽，不一会儿工夫就露出了蔚蓝色的天空。久违了的蓝天！这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湖广农民梦寐以求的蓝天，这是大司空顾麟神往已久的蓝天，这是少年居正壮志翱翔的蓝天。随着天空中蓝色的缝隙继续增多，大片的云朵开始缓缓地向南移动，天晴了。中秋的阳光穿过流动的云朵照下来，顾麟小小的书房里立刻显得光线充足，生气勃勃，这一老一少的情绪越发高涨，顾麟闷了十几天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

“你我今日一定要好好聊聊，老夫无人说话，早已烦闷多日了。”

“大人为国事操劳，也当注意身体才是。”

“哎！别提了，老夫本想早日完工赶回武昌，却不料工程一误再误，害得你赶这么远的路。公子一路上有何见闻？”

顾麟这么一问，居正的心情一下子又低落下来：

“不瞒大人，学生一路所见，没有令人高兴之事。从武昌至安陆将近二百里，一片灾情，大片良田被淹，几成汪洋；饥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想学生苦读十年书，竟不能为他们减少丝毫煎迫之

苦，真是枉读圣贤啊！”

“公子之意，莫不是说读书无用了？”顾麟听居正这么一讲，心情也沉重起来，不禁关切地问。

“学生不是这个意思。圣贤之道，不可不读，然只读圣贤，又如何救民于水火，昌国家于大兴？”

“那依公子之意？”

“学生愚见，大人明鉴：我朝自洪武以来，提倡道德治国，推行王道政治，凡朝廷典章制度，无不以忠孝为本，道德至上。然旷日持久，到今天却只见世风日下，民不聊生，国势衰微。学生以为其中症结乃缺乏考度也。没有考度，则典章如同虚文，制度如同摆设；没有考度，则道德没有力量，王道没有依凭。”

“对！对！”顾麟连声赞同。多年的政治生涯早已使他认识到国家和社会腐败的症结所在，可他苦于不在朝中，没有实权，只好望洋兴叹，却无可奈何，现在听居正一讲，立即觉得切中时弊。想不到仅仅三年，那个意气自信满嘴大道理的少年竟成长得如此迅速，自己当时的心血没有白费。

“公子所言极是，老夫听来颇有云开雾散之感，不过老夫尚有一事不明，这法度与圣贤书又有何关系呢？”

“大人过奖。学生以为，所以不行法度，正是因为圣贤之书。”

“此话怎讲？”

“举国上下皆以为圣贤之道可以兴国，满朝文武都以为圣贤之道足以济世，所有府衙之官都以为圣贤之道能够安民，这法度还会有人讲吗？不以规尺不成方圆，无人讲法度，则圣贤之道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此看来，国家之病，只在圣贤之道。”居正讲完，认真地看着顾麟，他想知道自己的观点能不能得到自己所尊敬的老人的赞同，而顾麟却偏要考验一下这个才思敏捷的少年，就像欣赏一篇自己字斟句酌费尽心力而成的文章，总喜欢想尽种种办法挑